

本土文本



# 奔跑的父亲

(小说)

□刘剑波



绘图：瞿溢

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。

我总是在父亲快接近土丘时下达撤退的命令。之所以如此，不想让父亲太累是一个原因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我想制造一个功亏一篑的局面。功亏一篑是一种残缺，而残缺充满了诱惑。我想诱惑父亲尽可能多来土丘，多一次奔跑的机会，就能多一次延长他生命的机会，多一次享受游戏乐趣的机会。父亲也许会这样想：我下次来就会接到爬土山的命令了。这种想法鼓舞着他一次次激情满怀地朝土丘奔去。此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：我内心潜藏着一个担心——父亲爬上土丘之日，就是游戏结束之时，而我还没有充分做好迎接这个结果的准备。

让我始料未及的是，我与父亲的游戏没有一点预兆就突然结束了。那是萧瑟秋风刮起的时候，农人家果树上的柿子开始泛红，算起来，离父亲第一次去土丘那儿已经半年多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与父亲已经做了半年多的游戏。再有趣的游

戏做这么久也会乏味的，是不是因为乏味，父亲才中止了这个游戏了呢？那天黄昏，我接到母亲的电话，习惯性地看了一下手机GPS，不禁吃了一惊。父亲出现在辘轳路往南1公里的地方。

一丝不祥的预感从我心头升起。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清为什么会有那种不祥的预感。我把车子开得风驰电掣。就在我快到北兴桥时，突然接到北兴桥派出所的电话。这是时隔半年之久姗姗来迟的电话。这个电话让我有大祸临头之感。民警说，你父亲终于找到了，不过，情况不太好。我问，情况

不太好是什么意思。民警说，你到了就知道了。然后，民警告诉了我村民找到父亲的地点。我迅速在百度地图上搜了一下。那地方叫曹家溇，位于辘轳路正南3公里。我让导航带我赶过去。我原以为曹家溇是个村庄，到了那儿才知道曹家溇是一片宽阔的水域。在这个满月之夜，天地明亮如昼。河滩上围了很多村民，看到这面，我的心就沉了下去。

一个穿着黑色鞣革对襟马夹的捕虾人，向我叙述了父亲溺毙的过程。他在对岸苇丛下完最后一张竹篾网，就看到一个人影飞快地奔下河岸，掀起一片哗哗的水声，平静的河面陡地荡起涟漪。他觉得很奇怪，在这个季节是没有下人河洗澡的。既然不是洗澡，那只存在一种可能：寻短见。他赶忙划动小舟疾驶过来。在小舟行驶的过程中，他看到那个人影朝河中央逼近。河水淹没人影是一瞬间的事，捕虾人在寂寥幽谧的河面左找右寻。当人影浮上来时，已经成了一具尸身……

现在让我来叙述事情发生整个过程。进入阿尔茨海默症晚期的父亲，完全处在了澹妄的状态。当他来到曹家溇时，眼前的一片辽阔水域使他误以为是长江。我想，他内心呼喊了一声：啊，我赶上渡江战役了！只要打过长江去，就能解放全中国，父亲他兴奋异常，喜极而泣。他脸上流露出无限神往的表情，这其实是他迷乱的表现。我想父亲的神智完全迷惑了，眼前出现了严重的幻觉。他将岸边森然而立的树木、苇林当成了整装待发的士兵，那就是他阔别多年的部队，他朝

思暮想的部队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的部队。他声嘶力竭地叫了一声，我可找到你们了！这叫声惊动了栖宿的夜鸟，成群结队的水鸟飞上天空，星光陡地黯淡了许多。

见到旅长的一刻，是动人心魄的一刻。因为身心交瘁，父亲双膝一软，跪在了地上。父亲泣不成声，旅长也是热泪涟涟。旅长紧紧抱住父亲：好兄弟，咱们终于见面了。旅长说，部队正准备渡江，让你赶上了。旅长又说了一句让父亲刻骨铭心的话。旅长说，部队不能没有你啊。父亲说，打土山时，我没有死在战场上，这次我一定要死在战场上。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，父亲是多么渴望战死啊。战死是一个军人的最高的荣誉，战死也是他对有缺憾人生的最好交代。让父亲喜出望外的是，旅长一直珍藏着父亲使用过的驳壳枪。父亲抚摸着他的老伙伴，就像抚摸着血与火的战争岁月。父亲也说了一句让旅长刻骨铭心的话。父亲说，我生是部队的人，死是部队的鬼。也就在那时，视听出现严重幻觉的父亲听到了嘹亮的冲锋号声。作为军人的父亲是多么迷恋冲锋号声啊，他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神圣最壮丽最激动人心的声音。每次在战场上听到这声音，他都会热血沸腾、勇往直前。他奋不顾身跳下河岸，朝他想象中的长江对岸冲去。河水很快淹了他的膝盖，又漫向大腿，接着又浸入他的胸部。父亲一刻也不停留，涉向更深的水域。就在他完全沉入水中的那一刻，他依然听到嘹亮的军号声在头顶萦绕……

我想，事情一定是这样的。(九)



民间写真

## 一个95后女孩

□王若静

去省城开会，与我同行的是另一家单位的一个95后女孩。

因会务组要求与会者上午报到，我们只好起大早赶头班列车。到了目的地后，我顺理成章地和她同住一个房间。

女孩大概是第一次来省城，行动小心翼翼。我微笑地看着她，听从她的提议，陪她买好返程票并观察清楚车站检票口位置。

我并非在笑人家，其实我是打心眼里赞赏一个年轻人的小心谨慎，人要先懂得害怕、再学会勇敢，对一个女孩子而言尤其如此。

会上，女孩笔记做得很认真，字写得秀丽端正。得知她专业从业资格证书还未考到手，我留心所讲的内容，一旦出现重要知识点，便低声提醒她，她来不及记时，便和我拿手机拍下那些PPT。

女孩知道我两年前也在此参加过会议，听说我那次因身体不适夜间差点被同行们送往医院，中午就餐时，她便主动替我取食物。我先未察觉，待扭头看她静静地站在长队里为我现煮的食物时，不由一怔！我立即让她过来，我自己去排队。她不肯，微笑着对我说“没事”。望着站在人群里那个安静的扎马尾巴的“95后”，我心生感慨。

女孩吃得很少，我们默契地将各自所取的食物“光了盘”，然后轻轻把椅子放回原位。

省城的天气十分闷热，一坐下来便是半天的会。我俩疲倦得谁也不想再在中午或晚上楼走走。

傍晚，女孩在静得无声的房间里开了电视，看起娱乐节目。我一向与电视机绝缘，洗了澡躺在床上给家人分别发了几条平安信息，眼皮子开始打架，便拉过被子静心闭目养神。女孩用遥控器关了电视，我不由睁开眼诧异道：“你怎么不看了？现在才8点多呢。”女孩笑道：“不看了，你休息，我翻看一会儿手机。”我又问：“那你平常在家几点睡？”她说：“平常9点半左右歇下，早上醒得早，6点多起来。”

见她已关了电视，我不便再

说什么，心中竟有些后悔自己这么早地躺下。女孩静静地按着手机并无半点声音，未过多久也关灯歇下了。我总隐约觉得，这孩子是为了不影响我休息才这么早睡下的。

半夜，禁不住空调的冷气犯起咳嗽，连打喷嚏，尽管我拿枕头捂住嘴鼻，还是惊醒了另一张床上的女孩。她拧亮灯，欠起身，不安地看着我：“你是不舒服了吗？我起来给你烧点水喝，不会是感冒了吧？”

我一怔，心想那时也该深夜了，便赶忙说自己不打紧，催她快躺下。她见我闭目良久不说话，方重新躺了。我清晰地听到女孩不均匀的气息声，知道她好久没有睡实。

第二天起床后不久，女孩便将水壶里的水烧好，并问我是否要喝点水？又将行李整理齐全放到沙发上。我们下了楼照旧准时参会、做笔记。为了不至于太迟返回南通，我边嘱咐她认真听课，边自己悄无声息地出了会场，独自回房取了俩人的行李寄存于宾馆总台，办了退房手续。回到会场，女孩见我暗里朝她做了个OK的手势，知我诸事办妥，露出会心一笑。

会议结束后，我俩匆匆登上了返乡的列车。女孩拿出袋装薯条与我分享，我不经意间碰断了一小截薯条掉在车厢的地上，两人不约而同低头寻断了的那截薯条，发现离彼此的鞋还有段距离后，我便放弃了将它随即捡起的念头。列车在经过数小时后一路平稳地驶向终点，女孩摘下耳机，将茶几板轻轻收起、卡好，我以为她在为下车做提前准备，却未料她小心翼翼蹲下身，在狭窄的空间里将那一小截薯条从地上捡起，放入前面的清洁袋中。

这些年来，我见过许多80后、90后的孩子，桀骜不驯的有、安静高冷的有，却未想到这个95后女孩在短短的两天里竟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。一周已过，其清瘦、灵动的身影如一株南方秀木深植于我心。独处时，我不免沉思，自己究竟欣赏这女孩什么？我想，我最欣赏的还是她的教养，因为她怀着一颗善意之心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去帮助了可以帮助的人。

## 一只旧藤箱

(散文)

□段国圣

在上面，锅盆很快便换了新颜。不过让我好奇和难忘的还是那家修皮箱的铺子，杨同学就住在铺子的后面，到他家去，得从铺子经过。铺子本来就不宽敞，还要让出一条过道就更逼仄了，大小皮箱横七竖八垒在一起，有时会占了道，加之屋里光线不好，我得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地跨过去，有时我走得鲁莽不小心碰到地上的皮箱，修箱人就会瞪我一眼，有时也会视而不见，专注地修他的皮箱。此人看上去有些古怪，长得瘦条条的，脑袋瓜上斜戴着一顶鸭舌帽，几乎遮住了眉毛，一副冷漠的样子，这场景会触发出我的一些联想，那会电影院里经常上映一些特务的片子，那个修皮箱的我怎么看都有点像电影里的某个特务，每当“特务”打开皮箱我就会探个脑袋看会不会从皮箱里掏出一把枪来，或什么秘密文件，这些联想自然莫名其妙古怪，但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也不明白。每次我看到的皮箱都是空空如也，无一纸一物。

母亲也有一只箱子，是一只旧的藤箱，母亲特别珍惜，无奈几次搬家，藤箱受到不少波折，已有破损，关于这只藤箱子的来历我知之甚少，只知道它跟随母亲已经几十年了，据说是外公给她的。之前藤箱上会挂着一把小锁，我知道里面藏了一些母亲的私货，后来那个套锁的搭扣断裂，便不再锁了，箱子的顶部和两个角亦已磨损，好像要散架似的，合上时需用一根带子固定。箱子里除了放几件陈旧的衣服再无他物。大伏天母亲会把箱子搬到天井里，掸去上面的尘灰，打开，取出里面的冬衣秋裤曝晒，我会闻到一

股霉味。母亲有些疼惜，她摆弄了一下箱子说该修一修了。我便自告奋勇地说我认识东大街那个修皮箱的，让他送了去。

母亲犹豫了一下同意了。

当天，我拎着破藤箱去了东大街。

“特务”把这只破损严重的藤箱里里外外地瞅了一遍，说：这箱子应该有些年头了。随后面露难色，说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的藤，它是印尼的白藤，不过他还是接受了，说“试试看吧”。

放了学，我依然会绕一段路饶有兴趣地去东大街溜达卖呆，去杨同学家玩耍。顺便看看“特务”有没有把我家那只藤箱子修好。箱子依旧放在墙的一隅，没有动静，一副颓败落魄的样子。

六月的一天，我家突然发生了一起骇人的事！

夜里母亲被几个戴着红袖套的“文攻武卫”带走，其中一个凶神恶煞地嚷道：你母亲是个“中统特务”，要带到指挥部去接受审查。那时我父亲已经被分配到靠江边的一个窑厂工作。窑厂离城里很远，有八十多华里。母亲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“特务”，我无依无靠只好万般沮丧地去了父亲那里。那只坏藤箱也就一直丢在皮箱店里，后来也就渐渐地忘了此事。

到了秋风萧瑟树叶落地的时候，母亲终于被放回来了。母亲面容枯槁，双目失神，常常坐在屋子里发呆。一次吃完晚饭，母亲在灯下突然问起那只箱子，我才想起。

我去把它取回来。我对母亲说。

第二天我去了修箱子的铺子，只见门虚掩着，推开后发现屋子里空

空荡荡，不见修箱人，也无一箱子。想起杨同学，他支支吾吾，一会说他去了乡下一会说他被几个人接走了，又说他可能生病了，总之没说出个名堂来。不过他对我说，你送来修的那个藤箱子搁在我这儿，说着领我进了他的房间，从一张桌子底下拖出那只旧藤箱。藤箱子已经修好，修得结结实实，重新换了一个漂亮的铜搭扣，还在四个角上包了牛皮，好像还认真拭擦过，明亮如新。

母亲见了修补如新的旧藤箱，非常感慨，她摩挲了许久，眼角里竟然流下了泪水。

修箱子的店铺后来一直没有开，“特务”也不知去向，由于家里发生了变故，我也不再绕路走东大街，放学后直接奔家而去。偶然路过东大街，见到那修皮箱的铺子，还是会想修皮箱的人去了哪里，他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我有很多猜测，最后还是希望如杨同学所说，他去了乡下。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修箱人，他就这样消失了。

进入二十世纪，东大街的店铺渐渐萧条冷落，不少店铺相继关门。幸运的是东大街在旧城改造中保存了下来，那个原先修皮箱的店铺依然存在，和其他的老店铺一样，店面墙裙都进行了修葺粉刷，门口还插了一面小黄旗，黄旗上有两个字：古玩，显得很有商业气息。一个戴墨镜的老头坐在里面的木椅上，嘴里衔着一根烟，柜台里摆放着一些古董钱币，奇石玉器，几个游客只是匆匆瞥上一眼就离开了。

我去把它取回来。我对母亲说。

第二天我去了修箱子的铺子，只见门虚掩着，推开后发现屋子里空

江海新韵



## 全民阅读赋

□单小苏

穿越时空，遨游苍穹，心驰神往，古今梦同。然身处当下，何以上追千载？足不出户，孰能远抵九鸿？答曰：每持书卷，天地皆留在手；唯

有阅读，中外尽揽于胸。

或曰：电视网络，亦有不同。然一动一静，殊有不同。彼如闹市，日供信息万种；实隐深渊，内存诱惑几重？若陷其中，夺人意志，不知西东。斯乃静庐，恰如曲径通幽，真涵雅趣，不觉禅心起咏。纷争已散，波浪渐平，心定慧生，其乐无穷。此阅读之尊崇。

童年阅读，可开其窍。

青年阅读，当明其志。

中年阅读，宜正其身。

老年阅读，能极其乐。

捧卷可清心，读书以养人。

幼闻书香，自当谦恭有礼；生得书味，必成社会栋梁。

孔圣读书，成万世之师表；毛公捧卷，治九州之瘼疴。

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，周公一生践行，誓言铿锵。

童年阅读，可开其窍。

青年阅读，当明其志。

中年阅读，宜正其身。

老年阅读，能极其乐。

捧卷可清心，读书以养人。

幼闻书香，自当谦恭有礼；生得书味，必成社会栋梁。

孔圣读书，成万世之师表；毛公捧卷，治九州之瘼疴。

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，周公一生践行，誓言铿锵。

此阅读之力量。

古贤阅读，或囊萤映雪，

或刺股悬梁。今人阅读，或

居家独览，或处园同享。阅

读之乐，非酷爱者不知；阅读

之味，唯亲历者得尝。春阳煦暖，观书于花圃里，诗兴油然；夏夜清幽，捧卷于荷塘边，心意远飏；秋雨缠绵，品读于竹窗下，情致飘逸；冬风冷峭，阅览于火炉旁，凝思遐想。千载风云，胸际跌宕。书香沁脾，文我两忘。

世纪之初，开来继往，踵事增华，文运大昌。建学习型社会，筑富强式家邦。推全民阅读之盛举，开振奋精神之良方。不分贵贱，无论少长；不分地域，无论城乡。书吧书房，集青衿之朋侶；雅集沙龙，延鸿儒之研讲。数字阅读，拓形式以学习；核心价值，借书香而弘扬。对读者而言，阅读是享受，是快乐，是成长，是进步，是智慧，是力量。对社会而言，阅读是文明，是进步，是和谐，是发展，是繁荣，是幸福。

阅读塑人魂，如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。学习启民智，若旭日朝晖，筑梦照光。服务社会，学习风气大兴；造福人民，阅读资源共享。光辉事业，异彩煌煌。灿烂前景，大观洋洋。

噫！传承文脉，使命光荣，情怀不负新时代；繁盛书林，目标宏远，梦想当期大作为。乘国势，惠民生，昌国运，得民心，全民阅读与家国同奋进，华夏精神与天地共长久！